

文化空间视域下赤水独竹漂的活态传承困境与重构路径

虞璐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摘要

赤水独竹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传承与发展面临传统文化空间萎缩与现代文化空间重构的双重挑战。本文在梳理独竹漂历史演变脉络的基础上, 引入文化空间理论视角, 分析其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独竹漂从运木工具发展为交通载体, 到当代演变为体育竞技与表演艺术, 其功能变迁背后是文化空间的持续位移。当前保护实践中存在去空间化倾向: 数字化保护虽拓展了传播广度, 却弱化了身体在场的仪式感; 旅游开发虽创造了经济价值, 却可能造成文化意义的稀释。本文认为独竹漂的活态传承应以文化空间的整体性重构为路径, 通过原真性空间的生态修复、功能性空间的社区再造、意义空间的符号激活, 实现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

赤水独竹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空间, 活态传承, 空间重构

The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Chishui's Single Bamboo Drif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pace

Lu 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8,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文章引用: 虞璐. 文化空间视域下赤水独竹漂的活态传承困境与重构路径[J]. 国学, 2026, 14(3): 890-894.
DOI: 10.12677/cnc.2026.143125

Abstract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ishui's single bamboo drifting faces dual challenges of shrink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spa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ultural space in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ingle bamboo drift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pa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geographical space, living space and spiritual space on which it depends for survival. The study reveals that single bamboo drifting evolved from a timber-transporting tool to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further transformed into a competitive sport and performing art in contemporary times. Behind thi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lies the continuous displacement of cultural space. In current protection practices,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s de-spatialization: while digital protection has expanded the breadth of dissemination, it has weakened the ritual sense of physical presence; while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economic value, it may dilute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single bamboo drifting should take the overall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as the path, through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authentic space, the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of functional space, and the symbolic activation of meaning space, to achieve a paradigm shift from static protection to dynamic inheritance.

Keywords

Chishui's Single Bamboo Drif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Living Inheritanc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09年,赤水独竹漂被列入贵州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升格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发源于黔北赤水河流域的民间绝技,经历了从生产劳动技能到体育竞技表演的华丽转身。然而,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并不意味着传承问题的解决。相反,赤水独竹漂在列入名录之后反而面临着新的困境,即原生环境的破坏、传承主体的流失、文化意义的稀释。现有研究对独竹漂的历史渊源、功能价值、数字化保护、旅游融合等问题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大多从单一维度切入,缺乏对独竹漂作为整体性文化存在的理论把握。本文尝试引入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纳入的文化空间理论[1],但是这一概念在国内非遗研究中仍未得到充分运用,本文重新审视独竹漂的演变逻辑与保护实践,以期为其活态传承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

2. 文化空间：理解非遗活态传承的理论视角

早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明显的物化倾向,即倾向于将非遗对象化、客体化,通过记录、建档、展示等方式加以保存。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非遗的本质是活态的,它存在于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而非外在于人的文化标本。文化空间概念的引入,标志着非遗保护从对象保护转向场域保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文化空间是指“一个集中于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时间为特点的某一段时间”[2]。简言之,文化空间是文化实践得以发生的时空场域,它同时包含物理空间、社会关系与意义系统三个维度。

赤水独竹漂的文化空间可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地理空间。独竹漂的产生与赤水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当地充沛的水系、优质的竹林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独竹漂的物质基础。这一地理空间不仅是独竹漂的活动场所，更塑造了技艺本身的技术特征。例如，赤水河滩多流急的特点，使得运木者必须学会在单根木材上保持平衡，这直接催生了独竹漂的雏形。第二，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必然是人群的空间。独竹漂的传承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竹农之间的技艺传递、端午赛事的社区组织、师徒相授的教育方式。这些社会互动构成了独竹漂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第三，意义空间。文化空间不仅是“做什么”的空间，更是“意味着什么”的空间。独竹漂对赤水人民而言，承载着征服自然的勇气记忆、四渡赤水的红色记忆、端午欢聚的节日记忆。这些意义赋予技艺以文化生命力，使其超越单纯的技能而成为文化。文化空间的三重维度相互嵌套、彼此支撑。任何一维的破坏，都将导致整体性的传承危机。

3. 赤水独竹漂文化空间的历史嬗变

独竹漂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的水运皇木。“水运皇木”是指皇木运送的一种途径，即通过水路运送皇木[3]。那时候赤水河两岸的竹农将砍伐的楠竹投入河中，借助水力漂流而下，赶漂人则站立于单根竹子之上进行操控。这一时期的独竹漂具有三个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它是赤水河流域特有的水上运输方式，与河流的走向、水流的急缓、竹林的分布深度绑定。在社会空间上，它嵌入竹农的生产劳动与社区生活之中，技艺的传承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自然方式完成。在意义空间上，它首先是一种“生存技能”，其次才逐渐衍生出“竞技娱乐”的附加意义。每年端午时节，沿河居民自发组织独竹漂比赛，胜利者被簇拥着敬酒敬茶，戴上大红花，这种民间自发的节庆活动，构成了独竹漂最原生的文化空间形态。

20世纪50年代起，独竹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随着陆路交通的改善，独竹漂的运输功能逐渐弱化，但作为群众性水上体育活动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独竹漂的文化空间从生产空间转向节庆空间，意义从实用转向纪念与娱乐。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9年之后。2009年，赤水独竹漂入选贵州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赤水独竹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4]。这一阶段独竹漂的文化空间发生了根本性重构，独竹漂从民间场域进入官方场域，从自发性的社区活动变为有组织的赛事项目，从地方性知识晋升为国家级文化符号。

纵观独竹漂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文化空间的持续位移。地理空间上，独竹漂从赤水河的自然水域逐渐走向景区展演水域、专业竞技场地等人工赛道。社会空间上，传承主体从“竹农-社区”扩展至“专业运动员-政府-媒体-游客”的多元网络。意义空间上，独竹漂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从生存智慧到红色记忆再到非遗符号，每一次意义叠加都是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这种演变有其必然性，也带来深刻的问题：当独竹漂越来越规范化、赛事化和舞台化，它与原生社区的联系便日益疏离。独竹漂“为谁而存在？”这一问题，直指当前保护实践的核心困境。

4. 当代保护实践中的去空间化困境

首先是数字化保护的空间压缩。数字化技术为非遗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短视频平台上，许多独竹漂爱好者和传承人在平台上发布独竹漂相关视频，展示其高超技艺和独特魅力。这些独竹漂表演视频获得大量网友的关注与点赞，播放量常常数以万计甚至更高，有效提升了独竹漂的知名度[5]。然而，数字化传播在拓展受众范围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空间的扁平化与碎片化。观众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是经过剪辑的精彩瞬间，即演员在竹竿上劈腿、旋转、舞蹈。但独竹漂之所以是独竹漂的完整文化脉络——它产生于怎样的山水之间？它曾如何嵌入赤水人的日常生活？端午时节沿河两岸的欢呼声与锣鼓声

意味着什么？这些“无法被短视频呈现”的维度，恰恰是文化空间的核心。数字技术擅长传播产品，却难以传递场域。当独竹漂被简化为视觉奇观，其文化意义的深度便被消解。这并非否定数字化的价值，而是提醒数字化只能是保护手段之一，不能替代对原生文化空间的守护。

其次是旅游开发的**空间错位**。文旅融合是当前非遗保护的重要路径。独竹漂与旅游结合，既创造了经济价值，也扩大了知名度。然而，旅游开发中的舞台化倾向值得警惕。在景区表演场景中，独竹漂被编排为定时、定点的节目，游客购买门票、观看表演、拍照留念、匆匆离去。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独竹漂不再是社区居民自己的节日活动，而成为服务于他者凝视的文化展演。表演的内容、节奏、形式都服从于旅游逻辑，而非社区生活的内在规律。景区内的独竹漂表演由传承人指导游客参与，但这种体验往往是浅层的、碎片化的，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文化认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独竹漂的主要观众从本地居民变为外来游客时，它在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功能便被削弱。年轻一代可能更熟悉短视频中的独竹漂网红，却对祖辈端午赛竹的传统记忆知之甚少。这是典型的“空间错位”[6]——表演的空间取代了生活的空间，展陈的空间挤压了实践的空间。

最后是**传承体系的空间断裂**。从赤水独竹漂的两个传承途径来看，独竹漂的传承正面临着代际断裂的严峻挑战。其一，独竹漂的社会传承方式，即社区自发的师徒传习、民间团体的集体参与。例如传承人彭刚，他收了许多徒弟，并成立了独竹漂队，带领队员摸索出一整套独竹漂表演动作。地方独竹漂协会对独竹漂的学习没有特别的规矩，只要是独竹漂的爱好者，无论性别、年龄、民族和来自哪里，只要想学都可以去学习。虽然社会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也存在弊端，这是因为社会传承的受众面较小，不利于传播，目前取得的传承效果并不理想。其二，学校传承方面，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很多非遗体育项目进入校园，2009年黔北独竹漂纳入贵州省省级非遗名录后为黔北独竹漂进入校园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贵州省几乎所有条件的高校已将独竹漂纳入训练之中，由于独竹漂练习需要特定的场地、学校教练缺乏等因素，使得独竹漂在学校的开展并不乐观[7]。除此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潮导致大量当地青壮年离开家乡，社区内部的文化传习网络随之解体。传承体系的断裂，本质上是社会空间的断裂。当技艺的传递不再有稳定的社区土壤，当年轻一代与原生文化空间之间出现意义的鸿沟，非遗便成为无根的存在。

5. 文化空间重构：活态传承的可能路径

面对上述困境，独竹漂的保护需要从单纯的项目保护转向空间保护，即通过文化空间的整体性重构，为活态传承创造可能。

一是**地理空间修复**，从赛场回归水域。地理空间是文化空间的基础。独竹漂的保护，首先需要关注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维护。水质恶化、竹林减少，不仅影响独竹漂的物质条件，更破坏了“人-竹-水”之间千年形成的生态关系。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赤水河流域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同时，应避免将独竹漂的实践空间完全收编至标准化赛场。赛场利于竞赛，却可能抽空独竹漂与自然水域之间特有的身体经验——急流中的平衡、乱石间的闪避、顺流而下的畅快，这些都是人工赛道无法复制的。独竹漂作为贵州土生土长且具有厚重乡土气息和原生态性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对它的保护关键是再现历史的“本真”，即“原生态”[8]，因此应鼓励社区居民在传统节庆期间于自然水域开展独竹漂活动，保留其与自然对话的原真性体验。

二是**社会空间再造**，社区主体的回归与赋权。文化空间的核心是人的空间。独竹漂的活态传承，必须让社区重新成为传承的主体，而非被动的文化提供者。具体而言，可探索“政府-社区-传承人”三方协同的治理模式。政府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但将活动的组织权、传承的决策权更多下放给社区。支持成立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独竹漂文化合作社，让居民在旅游开发、表演活动中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从

而形成“传承-收益-认同”的正向循环。同时，推动独竹漂进入本地中小学体育课程，不是作为观看的遗产，而是作为身体实践的教育，使青少年在习得技艺的过程中重建与本土文化的连接。

三是意义空间激活，从展陈到生活。意义空间的激活，是文化空间重构中最具挑战性也最为关键的一环。独竹漂要真正传承下去，不能仅靠政府拨款或景区门票，而必须重新成为社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应强化独竹漂与传统节庆的绑定关系。端午节等传统节日是独竹漂意义生成的重要节点，应恢复和提升节日期间社区自发的独竹漂活动，使其超越为游客表演的逻辑，回归为欢庆而赛的本真状态。另一方面，需要创新意义的表达形式。例如传承人杨柳将舞蹈、戏曲元素融入独竹漂表演，使传统技艺可被年轻人理解[9]，这就是意义空间的创造性转化。此外，还可以将红色文化(四渡赤水)、生态文化(竹乡文明)与独竹漂的符号整合，这样可以丰富其意义层次，并使其成为多重文化记忆的载体。数字化保护并不是对立面，其关键在于如何用数字技术服务于意义空间的重构，而非替代它。例如，可通过VR技术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独竹漂的生存场景，使观众获得空间沉浸感而非信息碎片；可开发互动式数字平台，让社区居民上传自己的独竹漂故事与影像，构建人人可参与的数字文化空间。

6. 结语

赤水独竹漂不仅是脚踩一根楠竹的技艺，更是一个承载着赤水河流域千年记忆的文化空间。它的演变，折射出了传统非遗在现代社会中普遍面临的困境：原生空间的萎缩、社区主体的离场、文化意义的稀释。数字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也带来了去空间化的风险。保护独竹漂，不能将其简化为竞技项目或表演节目，而应将其视为一个需要整体保护的文化生态系统。地理空间的修复、社会空间的重造、意义空间的激活，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如此，独竹漂才能在非遗的光环之外，真正回归当地人们的生活，作为活着的传统延续下去。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赤水独竹漂的案例提示我们：非遗保护的根本目标，不是将文化遗产冻结在某个理想化的过去，而是在变迁的时代中为其找到新的文化空间形态，使传统的智慧与精神能够在新的土壤中生长。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责任。

参考文献

- [1] 张桦, 余压芳, 王艳. 四川省甘孜州莫洛村文化空间识别与传承[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4.
- [2] 王文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M]. 武汉: 崇文书局, 2022.
- [3] 陈立勇. 贵州民族体育遗存——独竹漂运动的历史和未来[J]. 贵州民族研究, 2012, 33(1): 155-158.
- [4] 陆春桃, 梁玉娟, 朱青松. 独竹漂的历史嬗变与传承策略[J]. 体育视野, 2025(22): 23-25.
- [5] 尤亚刚, 李亚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保护与传播策略研究——以贵州赤水独竹漂为例[J]. 商业经济, 2026(2): 87-89+129.
- [6] 翁钢名, 李凌雁. 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环境影响研究——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实证[M]. 秦皇岛: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22.
- [7] 刘丹丹.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黔北独竹漂传承与发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成都体育学院, 2022.
- [8] 杜治芬.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以独竹漂为例[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194-197.
- [9] 张小静. 遵义地区独竹漂文化传播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4.